

晉

書

一八

天

地

人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御撰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祖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鑒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鑒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鑒之言

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无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唱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

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父祖涼簡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僊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謖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王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王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王於于寘至是王

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
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
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
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
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
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
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
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遭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
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
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
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
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
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崙遐邇欵藩世脩職貢晉德之遠揚繁
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

尅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
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
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
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
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
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
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
太守柔荷寵前朝叅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
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
寵之隆勒于天府安臣无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
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
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二匡
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宋
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

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于天臺量未著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輟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无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鷄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賛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爲右將軍

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
誠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
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
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
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深
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
若能剋已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
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
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
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
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如聲色賞勿漏踈罰勿容親耳
目人間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
示已明廣加諮詢无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
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饗饗饌

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
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
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
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
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膺雖未足希準克
粗亦无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无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
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无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
養於外祖尹文文旣東遷玄盛從姑梁襄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儁
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襄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
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
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户而歸玄盛大怒
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户初符堅建元之末徙
江漢之人萬餘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户
郭麀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户及玄

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无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无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黜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劒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勦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卅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躬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

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崙
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
機制命動靖續聞玄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
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
石頌德旣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
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
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
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
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寮
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
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
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
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
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

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
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脩
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
威南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啓霸圖
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旣而
秃髮僭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
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于本元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
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卽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
顏子曲肱之榮遊心上典玩禮敦經茂玄冕于朱門羨漆園之傲
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鴟鳶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
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竒秀木之凌霜
挺脩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
將戢繁榮于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
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岡時弗獲彭心徃形留眷駕陽

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園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爰爰王居訖訖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頽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紳淪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无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聞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无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懔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崙以爲壖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嵒嵒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鵂羣吟挺非我爲用任至當如

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于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
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
籠豈徒射鈎與斬袂或脫梏而纓綈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
拔翹彥于无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于草廬運玄籌
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
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
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
之勁陣鬱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倅徽猷于召武非劉孫之鴻
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崕益旣蕩三江
已清穆穆盛勲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
于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
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弼
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閒昌寓之駿
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

遺殮而忘寐表畧韻於紈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
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
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
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
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
卿无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
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
取于秦隴而植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
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
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
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
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
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

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
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
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
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士
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
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大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
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
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
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
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
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主
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躬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
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
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